

CHUAN GUO CHENG SHI

朱振国 主编

# 穿过城市

作家出版社

# 穿 过 城 市

朱振国 主编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穿过城市/朱振国 主编. —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2

ISBN 7-5063-1896-2

I. 穿… II. 朱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当代IV. 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49790 号

## 穿过城市

---

主 编:朱振国

责任编辑:云 影

装帧设计:孙小萌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100026

电话传真:86-10-65930756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<sup>®</sup>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经销:新华书店

印刷:北京师大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字数:513 千字

印张:19

印数:001-2000

版次:2002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896-2/I·1881

定价:35.00 元

---



作家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 小说与大义

——编余赘言

小说小说，小的地方多说说。作家陆文夫曾这么对业余作者“面授机宜”。确实，武松在《水浒传》中无非五六回，到了后续的“大书先生”手里，由于小处多说说，慢慢扯到六十回，一百二十回，以至高度细腻和传神，同时把茶馆生意闹得日渐看好。现在言必称中国四大名著的《红楼梦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，都是小说，而小说先前是不入流的话本，乃茶客酒徒、贩夫走卒的消遣，自然难登大雅之堂。上个世纪初，新文化运动崛起，西洋“文学概论”引入，而西洋文学概论中小说是正宗货，中国的话本从此“邪宗”转正，反倒唱起主角。

由次及主，由“不正经”到正经，由微言到大义，白话小说在上世纪之初“新文化运动”和世纪末叶的“新时期”两个时段，显示了质的飞跃。市井俗言，众生百态，世间万象，竟可以成为奔突思想的容器，鼓吹变革的载质，直击时弊的投标，这是以前“大书先生”们所始料不及的。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，王蒙、刘心武的反思小说、问题小说，这些作品以其文学史的独特地位，也赢得了思想发展史、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席之地。所以，这两个时期的小说，更多折射着思想的光芒，历史的涵养，这两个时

期的小说家，既不是权力的附庸，也不是游戏人生的无聊文人。绍兴的一群亦然，或更有其鲜亮的光彩，从鲁迅、许钦文、孙席珍、柯灵一路下来，一脉相承了先贤思哲，这本小说集，可视为上个世纪首尾相衔的回声。

选编小说的难处是遗珠之憾多。尽管书已厚实盈寸，一人只征一短一小之篇，多数大作丰富者未能尽见全豹。作为编者，细细读诸君大著，斑驳陆离，各有千秋，并依稀听到当年热血的奔涌之声，欣慰之情难以言表。67人85文，老道与稚拙互见，又当时因袭余毒未解，水准当然不能刀切般齐，这又何必苛言。文不在富丽，有真义真道就好。“义”和“道”现时有人嗤之以鼻，代之“利”和“欲”正喧嚷不止。人各有志，不必勉强，脐下三寸，艳遇史、偷汉史、厚黑史以后要成小说正本，也未必可知，但这本集子，以微言小说为历史作工笔白描，且言多及义，如此而已。

书末附有邵兴人（陈逸）先生发于1963年《人民文学》上的一篇小说。陈逸乃绍兴人也，少小离家，阅尽沧桑，履涉文坛，见示佳作，谨备录以饷同好。

朱振国 2002年6月12日草识于红楼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小说与大义·····      | ( I )  |
| ——编余赘言          |        |
| 王仲明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 孙堂麻糍·····       | ( 1 )  |
| 马  炜            |        |
| 布宜诺斯艾利斯地震 ····· | ( 26 ) |
| 朱振国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 穿过城市 ·····      | ( 37 ) |
| 投影 ·····        | ( 56 ) |
| 胡柏明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 逃离荒漠 ·····      | ( 58 ) |
| 陈恩裕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 四人行 ·····       | ( 68 ) |
| 周建达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 陌生的泳池 ·····     | ( 73 ) |
| 汪志成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 黄金岁月 ·····      | ( 79 ) |
| 廉  洁 ·····      | ( 89 ) |

## 目 录

---

屠渭免

吃鳖记 ..... (91)

吴瑞贤

变 脸 ..... (100)

沈建义

四月的乡村 ..... (108)

张德雄

较 量 ..... (119)

洪卫标

寻 ..... (124)

酒 殇 ..... (134)

徐东波

午夜月光 ..... (139)

邢增尧

公事公办 ..... (151)

朱晓平

迷 惑 ..... (153)

陈海飞

药 方 ..... (156)

闪闪发亮的音乐 ..... (158)

杨 能

毛 眼 ..... (161)

雨 街 ..... (166)

吴钊谦

聋 髻 ..... (169)

玉 儿 ..... (173)

孙 扬

红气球 黄气球 ..... (179)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王家良          |       |
| 一箭之地·····    | (182) |
| 顾志坤          |       |
| 鳊 苗·····     | (190) |
| 应梅堂          |       |
| 牛八和羊七·····   | (199) |
| 母亲的憾事·····   | (204) |
| 马亚振          |       |
| 人在旅途·····    | (207) |
| 谢水鸟          |       |
| 我们去捉萤火虫····· | (213) |
| 贺福昌          |       |
| 静 功·····     | (223) |
| 陈荣力          |       |
| 树 殇·····     | (227) |
| 第五块桥石·····   | (231) |
| 俞剑竑          |       |
| 神弃之园·····    | (235) |
| 陆景林          |       |
| 色 块·····     | (245) |
| 陈华艺          |       |
| 乡 音·····     | (253) |
| 古怪的乞丐·····   | (259) |
| 蒋军辉          |       |
| 外乡来的女人·····  | (261) |
| 顾旭明          |       |
| 车 手·····     | (268) |
| 文 凭·····     | (270) |



卢江良

要杀人的乐天····· (273)

第十个流浪儿····· (279)

千志芳

落花时节又逢君····· (282)

老 金····· (286)

章玉安

母····· (289)

钱关富

地 基····· (295)

梁之骏

船头脑七伯····· (309)

王金洲

二 爷····· (324)

俞践新

决 堤····· (332)

韩 锋

笑的故事····· (336)

祝 诚

越 调····· (341)

斯继东

事 故····· (356)

季东山

舞 伴····· (366)

张万谷

猫 园····· (372)

尹文欣 周乃光

部里今天分奖金····· (385)

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葛建国         |       |
| 清脆的叫卖声····· | (397) |
| 沈锡盛         |       |
| 蜕 变·····    | (404) |
| 楼建华         |       |
| 遭窃之后·····   | (406) |
| 周 策         |       |
| 唉,芙蓉鸟 ····· | (408) |
| 张 彦         |       |
| 许海平·····    | (418) |
| 坍 屋·····    | (422) |
| 杨 彪         |       |
| 越洲人物·····   | (425) |
| 王征宇         |       |
| 选 择·····    | (433) |
| 李弘楣         |       |
| 都市锣声·····   | (440) |
| 谢方儿         |       |
| 秋 夜·····    | (446) |
| 赵小良         |       |
| 向前一百公尺····· | (451) |
| 男人之室·····   | (458) |
| 尹文欣         |       |
| 桃子熟了·····   | (463) |
| 亮眼妹子·····   | (472) |
| 尹皎岭         |       |
| 男人米一凡·····  | (474) |

黄群力

燃 烧····· (490)

聚 餐····· (508)

王菊英

生命的精灵····· (512)

李迪群

夜行之路····· (516)

赵玉根

联名告状····· (526)

严国庆

屏风后的眼睛····· (528)

单建华

酷 夏····· (530)

苦 秋····· (533)

蒋鑫富

岁 月····· (537)

刘钊林

乡下人····· (553)

朱利月

小庄春秋····· (557)

钟 声····· (564)

寿春萍

阿 桂····· (569)

邵兴人

雪山双鹰····· (573)

王仲明

## 孙堂麻糍

### 1

有个老头叫孙堂，前年就做了七十大寿，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过得很快活，从未背过重耙重耖，如今竟全无老相。身上肉山一点不倒，还能挑七分满的粪桶担。

按理，一个人到了晚年，身体还这么好，不是件大喜事吗？可孙堂却不然。有一天，他正在挑水，村长见了，拍拍他的肩，说：“孙堂叔，真是越活越轻健，老来会耕田了！”一句玩笑，却提醒了孙堂，心想，对了，我再这么替死卖命地干下去，儿孙们会把我的生辰八字也忘了的。于是心里暗暗算定，从此以后，闲事勿管，饭吃三碗！

可转念一想，这样做行得通么？

孙堂一天的开销，很可观的：一包香烟，半两茶叶，十四两老酒，三者缺一不可。这样的消费标准，除了闹饥荒的几年，他都坚持着。多一点不要，少一点不行，例如酒，必定要绍酒，中、晚两餐，每餐七两——十六两老秤，六两不过瘾，半斤就要醉。所以，村子里的人都叫他“孙七两”。解放前，有一次他到临浦去挑盐，回来的时候，对老婆说：“酒打好

了么？”老婆说：“早打好了。”“那你赶快去，到三里亭去把我的草鞋拾回来。”老婆说：“怎么，你把草鞋剥在那里了？”孙堂说：“哪里是剥掉的？我把它挂在扁担上，草鞋绳断了，掉下的！”“那你自已为啥不捡来？”“你当我是去看戏呀，我累死了，哪里还有闲力弯下腰去！”

三里亭离村子足足三里，他老婆二话没说，立刻扭起一双小脚蹭蹭地去看戏呀，我累死了，哪里还有闲力弯下腰去！”

孙堂的致命伤就是吃不得苦，一生全亏得这位贤妻照料他。解放以后，孙堂分得五亩好田，他家从来没有过自己的田，因此有些新鲜，便认认真真地干了几年活。不过，老婆也被他拖得要死。孙堂出田畈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老婆得先为他送“行头”，茶瓶、茶碗、酒壶兰花豆、烟管烟盒子、篾笼火肉媒头纸，还有搭凉棚用的遮头、熏蠅虫的艾叶把、药蚂蟥的石灰罐……叮叮当当一大箩，临走还得在衣襟上别一根银针，以便给孙堂刮痧、挑刺。孙堂耘田，老婆就在田头守着。耘到东头，上了田塍，她就蹭蹭地跑过去，给他装烟，噗噗地吹媒头纸。等他吸足了烟，爬上田，她又跑回来，守在西头他将要爬上来的田塍上……这样干了几年，孙堂累死，老婆苦死。想想总不是条路子，于是，重操旧业，去卖麻糍。

孙堂卖麻糍，很有些历史了。他十九岁就跟着娘舅卖麻糍，后来讨了老婆，便自设门面，成了夫妻店。

舂麻糍是一件苦事，比舂年糕要吃力得多。舂年糕用的是晚米，事先又是把米淘过碾碎了的，只要在打糕花时把水拌得恰到好处，舂起来还算容易。虽如此，却仍有“吃力不讨好，黄胖舂年糕”一说。而麻糍却全用糯米，糯米粘性重，杵杵落下去，拔起来要快，否则就要被粘住，一粘住就麻烦了，刀都刮不落。再有，团麻糍用的是蒸米饭，所以丝毫偷不得懒，用力稍不足，饭粒不碎，麻糍表面就不光洁，像麻婆一样，既没卖相，也没吃头。孙堂是夫妻店，人手少，他操杵杵，老婆拨臼，连个喘气的功夫都没有，他们力气又单薄，往往一捣臼舂下来，累得眼冒金花。最伤脑筋的是，舂一臼麻糍起码得十斤米，有时候一市卖不完，冷了就结皮，只好晒麻糍干；碰上生意好，不够卖，却因为舂麻糍工序繁复，想

临时加添也来不及，只好眼睁睁看着生意跑掉。孙堂想想肉痛，决意改革，也像春年糕一样，先把糯米磨碎了再舂。但麻糍不像年糕，一上蒸，就把蒸垫布粘住，一粘住就闭气，里生外熟。后来，他用开水调水，终于获得成功。但这项工序技术性很强，关键在调水，水多了太糊，不能成团，少了又要夹生。水多水少全凭自己巧用，别人偷不得拳经去，因此孙堂生意大兴，他的麻糍称为“孙堂麻糍”，从此远近闻名。

孙堂创出了牌子，但他那个村子里的集市很小，赶集的来了就走，快聚快散，称做“撒尿市”，撒泡尿的功夫，市就散了，闲逛的人少，生意终究做不大。于是孙堂就送货下乡，用一只红漆的食桶，一头装了麻糍，另一头备一些白糖、豆沙、黄豆粉、松花粉之类，穿村过户，送上门去。但沿门叫卖，生意毕竟清淡，而且讨价还价，往往还被吃了白食。后来他就干脆送到田头去，男人们都很欢迎他，但待在家里烧饭的女人却因此很有些不安，从此送茶送点心格外小心侍候。因为她们怕误了时辰，自己的丈夫会掏钱买麻糍吃，那是很不合算的。这些女人在路上碰到孙堂，横眉竖目的，好像他是一个勾引她丈夫的野女人。孙堂也颇觉不自然，想想终究是他赚了人家本不该花的钱，有点缺德，但蛇要肚皮饱，田鸡要性命，也就顾不得了。

有一次，孙堂送货到田头，碰上一户财主正请了一桌短工在割稻，财主为了笼络人心，叫短工们撑开肚皮吃孙堂的麻糍，吃完以后由他来付钱。孙堂和短工们皆大乐，从此尝到了甜头，心想，到底是财主的槽间肉肥厚，牛大虱也大，放一点血根本不关痛痒，于是便专向财主家进攻。财主先前只是偶尔摆一回阔，收收人心，不料孙堂却见好不散，像个饿殍臭虫似的，盯上了不放。财主有些恼，心想，我以后再也不去田里转了，哪个还会来买你的麻糍？不想那些长工短工同孙堂混得很熟，他们没有现钱，便改作以货换货。孙堂请他们吃麻糍，吃饱以后，他们便在稻桶里盛几斗谷给他，谷是财主家的，落得大路当人情。大家的肚皮吃饱了，财主送来的饭菜吃不下去，剩回去恐怕财主要疑心，便倒在田塍上给狗吃。

在这种以货换货的交易中，孙堂得了很大便宜，往往十斤米麻糍挑

出来,就有百多斤稻谷挑回去。这段时期是孙堂做生意的黄金时代,使他念念难忘,直到二十多年以后,人民公社化了,他还想故技重演。不想聪明反被聪明误,当年他只要瞒得财主一人便好,如今却是人人当家做主,个个眼睛雪亮,百多位社员里面,只要一人没吃到或者吃不痛快,便会立刻去当积极分子。于是,孙堂成了盗窃集体粮食的罪魁祸首,在乱世当中差点被斗死。这是题外话,按下不提。

眼下孙堂老了,人老了就觉得孤独,冷清,特别是贤妻死了以后,他每每对着妻子临终前,从身上脱下的那件丝棉背心,暗暗流泪,想起贤妻平日千百种好处来。当年舂米的时候,一根杵杆两个人,你舂一下,我舂一下,一边舂,一边哼着山歌,孙堂唱:“捣臼圆圆,吭唷!”他老婆接唱:“舂米搓汤圆,吭唷!”孙堂又唱:“捣臼光光,吭唷!”老婆接唱:“舂米过新年,吭唷!”孙堂又唱:“捣臼方方……”他老婆便拿眼瞪他,说:“咋个捣臼会方的呢?”孙堂便道:“唱错了,唱错了,重新再来过!”两人你一句我一句,夫唱妇随,甚是有趣,一天舂一石米,也不觉吃力。夏日黄昏,在地上摊一张凉席,孙堂喝酒,他老婆陪着。有时候喝得微醺,就势躺下,她也如小猫似地偎在身边,用一把麦草扇啪嗒啪嗒地给他扇风。他老婆有种即使睡着了,也能照样打扇子的本领,就是这样练出来的。

可是,老天爷不讲理,把孙堂这个终日形影相随的贤妻先叫回去了。虽说眼前还有儿子媳妇,可儿子媳妇再好,也不能像妻子那样贴心贴肝。就拿他每天一包烟,半两茶叶,十四两绍酒的消费标准来说,现在虽没有被克扣,但孙堂心里清楚,这是他还能废物利用的缘故。倘有朝一日自己手脚不能再动弹,是否还能保证这些待遇,便很难说了。这么一想,孙堂对刚刚萌生出来的要吃闲饭的念头便有些犹豫不决了。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如意算盘达到目的,而又要叫儿子媳妇看不出是有意怠工呢?孙堂眉头一皱,计上心来,将水桶在门槛上故意一撞,脚下就势一滑,就跌倒在地了。没料他一则年事毕竟高了,二则戏也做得太逼真了一点,竟然弄假成真,真的伤了踝骨,躺在床上怎么也起不来。

孙堂躺倒以后,儿子媳妇格外地孝顺,不但每天烟、酒、茶三大件没被精简,还请医买药,小心侍候。倒惹得孙堂满心羞愧,心想,自己真是

门缝里看人，把儿子媳妇看扁了，尤其是媳妇，这一家人的担子落在她肩上，也够重的了。孙堂的儿子是个死忠诚，当年虽常被评为五好社员，脑子却木木的，只晓得在田里死做，外快铜钿一分也挣不来。这样的人去学得一门手艺，就是做个泥水木匠吧，也比在土里刨食吃强。孙堂看到儿子头上日渐增多了的白发，心里隐隐痛起来。想想自己，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老不正经，好像《红灯记》里的叛徒一样，自己打自己一枪，如今自个儿受苦挨疼不必说，还害儿子媳妇花掉一笔冤枉钱。孙堂越想越后悔，竟连媳妇端来的酒都不敢喝了。

过不久，孙堂的脚步虽慢慢地好了起来，但这一跌，却伤了身上元气，从此真的要吃闲饭了。他以前盼的就是这一步，现在真的到了这一步，却心里不安了。他十分清楚儿子的家境，要成年累月地供养他这位老太爷，够苦的了。如果自己主动削减一些开销呢，一则积习难改，二则面子上也难下，谁不知道他孙堂几十年如一日的既定方针呢！难道真的“老婆在时鱼和肉，老婆死了青菜粥”么？不行！孙堂左思右想，竟给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：吃女儿的去！

## 2

孙堂的女儿住在镇上，女婿叫老赵，是税务局的干部，吃国家的饭。因为有这种身份上的差别，孙堂跟女儿家的关系不是十分密切，好像鸡皮同鹅皮，总是贴不大拢。女儿倒是经常来的，来时就买好烟好酒来孝顺父亲，并一再请父亲到她那儿去住。孙堂是个喜欢跑码头的人，听说这几年镇上变化很大，早就想去看看了，只是因为忙，没有去成。现在他已是一身清闲，有了机会，于是便上了锁。

孙堂到了镇里，尽管女儿女婿待他不错，但因人头不熟，一个人呆在屋里，总是寂寞难耐，于是就去逛市场。

出了女儿家的后门，便是茶叶市场，这时正是谷雨时节，新茶刚刚上市，一股清香扑鼻而来。孙堂吸着鼻子，东看西瞅，那绿茵茵、毛茸茸的新茶，眼睫毛一样的细，叫人爱不释手。孙堂是品茶的老手了，一看



那茶的成色，便知是好茶。想起女儿家的茶叶，都是圆的，豌豆一样，泡在杯里，涨开来，如同柴叶，把杯面盖个严严实实，吹了半天也无处下口。而且都是陈的，泡出来血红，牛尿一样，喝起来又涩又苦，每天无论如何也喝不了半两。孙堂在吃饭的时候有意扯到后面的茶叶市场上去，但女儿却无反应，大概女儿家中的陈茶还很多，老赵是不嗜茶的，他们又不煮五香茶叶蛋，所以这些陈茶正好由孙堂来消灭。孙堂想自己掏钱买新茶，但一问价钱，吓人一跳，要五、六块一两，孙堂买不起，但还是装出一副要买的神气，说：“茶叶我是要买的，但不知这茶究竟怎样，我家就在这里，带一点去泡泡看，怎样？”卖主自然应允。于是孙堂便抓起一把，到屋里泡上，美美地品尝一番。余下的，用一只尼龙袋装好，留待下次急用。然后走出来，对卖主轻轻说一声：“味道不怎么样。”但要是卖主正在谈生意时，他便凑过去，说：“这茶叶我刚买过，真不错，值得，值得！”于是生意成交，卖主感激。渐渐地，孙堂在茶叶市场上混得熟了，那些卖茶叶的见他来了，便打招呼：“您早！”“您好！”地乱叫。大家都以为他是城里人，且把他当成茶仙了，都争相把自己的茶叶抓一把给他，请他去品尝鉴定。孙堂也俨然以权威自居，将这茶叶的色泽、香味、汁水等等，侃侃地夸说一番，说得那些尚在犹豫不决的买主立刻掏钱。如此周而复始，送给孙堂来鉴定的茶叶越来越多，不几日，尼龙袋便盛不下了，从此以后，女儿家的陈茶叶，便再也不去问津了。

茶叶市场如同潮水，涨了一阵，便又退下去了。立夏一过，卖茶叶的便渐渐减少，到了小满，就寥寥无几了。而且，这时的茶叶，质量已非昔比，孙堂也就不再留恋，慢慢地穿过茶叶市场，踱到大街上去了。

这条大街很奇特，称作“半升街”，西面是鳞次栉比的商场店铺，东面临河处却是一马平川。阳光从河面上一闪一闪地淌过来，早已消去许多暑气，空气湿湿清新。河面上一艘艘水泥船昂首挺立，仿佛随时准备开到岸上来。

据说这一方平地之所以没被征用，是准备留作建造公园花园的，现在虽未绿树成荫，但已成行人集散之地，每天下河的，上岸的，绵绵不绝。河边空地上，一字儿挨着一排点心铺，都支着帐篷，面前摆一只用